

WANZIQIXIAOXIAOQIUT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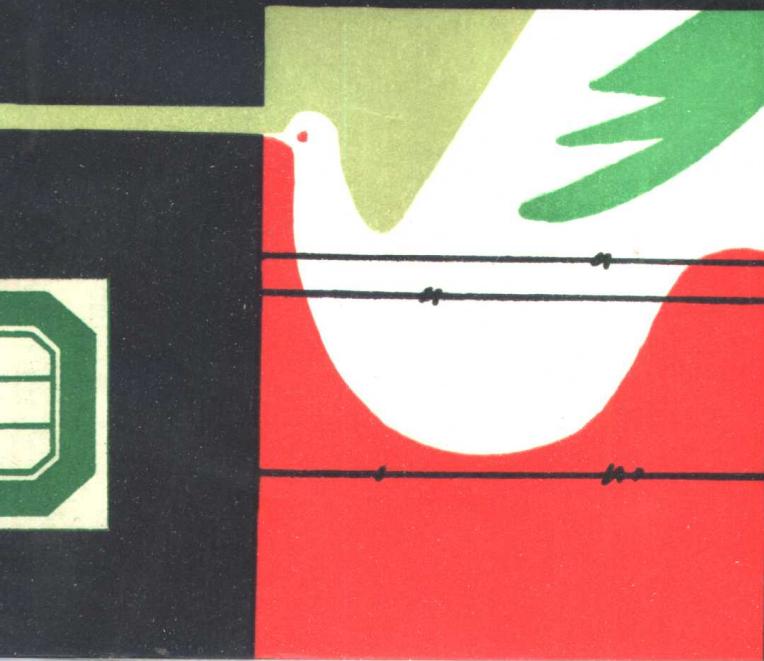
JIEFANGJUN

WENYICHUBANSHE

丹琳 /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五字旗下小囚徒





2 033 8077 8

小因徒下旗字號

伍修權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五日

五字旗下小囚徒

丹琳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8.5 字数 180,000

1990年5月第1版 · 199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5,000

ISBN 7—5033—0136—8/I · 116

定价：3.90 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一、战争! BoúHá!	(1)
二、人间圆月, 何时有?	(9)
三、心儿向着大森林	(19)
四、面临困难不低头	(28)
五、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36)
六、仇恨记心头	(46)
七、我们来宣誓	(62)
八、只有心儿锁不住	(74)
九、隔壁, 谁在悲啼?!	(84)
十、为了弟弟妹妹们	(95)
十一、沙沙不见了!	(103)
十二、他是苏联红军少校?!	(112)
十三、黄鼠狼给鸡拜年	(123)
十四、悲欢离合	(130)
十五、真相大白	(138)
十六、难舍难分	(145)
十七、西去的闷罐火车	(153)
十八、她心上有丰碑	(164)
十九、验证	(173)
二十、Папа! 爸爸	(184)
二十一、深深地怀念	(194)
二十二、让子弹全生锈	(201)
二十三、“乌拉! ура! 万岁!”	(209)

二十四、天花板里的悄悄话	(216)
二十五、漫漫雪夜	(225)
二十六、“我没有唱歌！”	(235)
二十七、逃奔	(244)
二十八、东去的人流	(252)
二十九、汽车，驶向莫斯科	(258)

I

一、“战争！BoǔHá！”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天气格外晴朗。苏联西部边陲的明斯克郊外的诺沃耶尔良村，沐浴在金色的霞光里。绿油油的庄稼地，一片生气盎然，森林里，白桦、白杨、杉树、枫树、罗汉松，枝繁叶茂，争相竞长，大地上，到处散发着花草的清香，连空气都含有种甜丝丝的醉人气息。村子中央翡翠般的绿草坪上，一杆红旗迎风飘动，旗帜上那“夏令营”几个大字格外醒目，引起了村民们的极大兴趣。

刚从莫斯科来到这里的少先队员们，第一次置身于如此美丽可爱的环境里，他们禁不住欢呼雀跃，歌语喧天。有的在草坪上打滚儿、翻跟斗，拿大顶，有的背靠树干拉琴唱歌、绘画、看书，有的在小河里凫游，捕捉鱼虾，有的在森林中追逐着捉迷藏、玩瞎子摸象游戏，有的采集野花芳草，沉醉在大自然的美景里……

赤英，13岁，胖乎乎，甜美美，一对笑靥，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粗黑的浓眉、浓发，黑溜溜一对大眼睛，高鼻梁下一张周正的小嘴儿，是个典型的中国女孩子。她穿着白凉鞋白袜白布拉吉，胸前戴一枚纽扣大小的镶嵌在朱红底衬上的金色列宁像章，和飘动的红领巾交相映衬，显得素雅、大方，恰到好处。

来自中国的赤英，简直被苏联的大森林给迷住了。一棵挨一棵的笔直的树木，又高又大，它们繁茂的树冠，枝与枝相牵，叶与叶相连，密密匝匝，不见蓝天，织成了绿色的顶篷，更兼树下的花草、灌木丛，天地间俨然一个绿的世界。不知名的各色鸟儿在树丛间飞来唱去，森林里越发显得欢快喜人。赤英忘情地在林间奔跑着，采集了一大抱矢车菊花，蓝的、白的、粉的、红的、紫的，色彩鲜艳夺目，散发着芳香，赤英边观赏着眼前童话般的世界，边把花束擎到鼻子前，拼命地吸着气，口中赞道：“好香啊！”

忽然间，前面灌木丛中有种红的东西在她眼中一闪，她跟着跑过去，哦，原来是些樱桃一样的果实。她叫不出这果子的名儿，索性称它作野樱桃。她伸手摘一个放进嘴一尝，甜甜的，便连摘了好几个吃下肚去，越吃越甜越可口。她的脑子里猛然闪出如下的诗句：“石榴未坼梅尤小，爱此山花四五株。斜日庭前风袅袅，绿油千片漏红珠。”对了，这是早先爸爸教给她的一首叫做《樱桃》的绝句，记得是唐朝诗人张佑写的。此情此景，面对眼前这碧绿丛中红珠般艳丽的小樱桃，更令人感到这首诗的美妙，尤其“绿油千片漏红珠”之句简直是千古绝唱啊！触景生情，睹物思人，更勾起了她对爹爹的惦念，她多想爹爹啊！她不觉伫立南望，向着中国，向着延安。她感到爹爹粗壮的大手在抚摸着她的头，耳畔响起爹爹的嘱咐：“好好学习，刻苦锻炼，学好一门专业，回来建设新中国！”

元旦时她离开父母，离开延安，来到苏联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学习，现在又到夏令营来过暑假。半年来，她一直生活学习得十分幸福和愉快。她学会了用俄文进行简单的对话，

能听懂同学们用俄语对话的基本意思。她有这样好的收获，怎能不高兴呢？爹爹对她说，左权将军留苏六年，三年在中山大学学俄语，三年在陆军大学学习军事。现在是文武全才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材。她要向左权将军学习，用尽量短的时间学好俄文，学好一门专业，回去建设新中国。

想到这里，赤英情不自禁地挥舞着花束，跳起舞来。

“赤英跳舞了！快来看呀！”声音响亮，充满了稚气。他，十二岁。猛一看，是苏联孩子，金色的卷发，高鼻子，白皮肤；细瞧，他有一双水汪汪的明亮的黑眼睛，说明了他属于中国血统。他叫汪格里，父亲是张闻天，母亲是苏联红军大尉。他在莫斯科长大，俄语非常好。

同学们被汪格里喊来，不约而同地围成圆圈儿，看赤英跳舞。

赤英大大方方，毫不忸怩作态，胸前的红领巾和系在发辫梢上的红绸蝴蝶结，随着她优美的舞姿飘荡着。她轻轻用中文为自己伴唱道：

小白鸽，真美丽，
飞翔在蓝色晴空里。
红红的嘴巴象花朵，
洁白的翅膀似云衣。
小白鸽，真美丽，
世上的孩子都爱你，
愿你带着书和信，
一直飞往家乡去。

.....

不会唱的小朋友，和着节拍，拍手蹬足为她伴奏，情绪和谐而兴奋。

赤英甜甜地微笑着，眼里闪着异样的光彩，她忠厚，诚挚，即使在翩翩起舞轻轻歌唱时，也是十分认真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节拍，都做到了恰如其分，绝不含糊敷衍。因而，博得朋友们一阵阵热烈的欢呼和掌声。

她的《白鸽》舞刚刚结束，一个活泼天真的捷克“小男孩”勇敢地跑上来，把一束野蔷薇花献给她。洁白淡红两色的花朵散发着芬芳，搭配也很和谐。赤英热情而感激地接过鲜花，随后欢迎她一道唱歌。“小男孩”毫不犹豫，用她那尚带稚气的女童音，唱起了她的祖国捷克著名的民歌《牧童》来。

赤英前天在莫斯科与她相识，一同来夏令营的。她叫朱拉，今年12岁，是个聪明而又淘气的小妹妹。她有一双晶蓝的眼睛，褐色头发修剪得短短的男孩子式的，一身白衣裤也非女孩所穿着，活象一个调皮的“小男孩”。她洁白的面孔总带着笑，笑得那么自然从容，天真无邪。她和姐姐古丝姐跟着妈妈在莫斯科居住。她的俄文很好，赤英已经和她相约，互相教会对方的语言。

朋友们用欢呼声为朱拉的歌声喝彩，并围上她跳起了华尔兹舞。她立刻与赤英结成一对舞伴，跳得那么欢快，活象一对白鸽在飞翔。当她跳得满头大汗，累得呼呼直喘时，便欢快地高喊道：“欢迎古丝姐唱苏联民歌。她唱得可好听呢！”

古丝姐比她高半头，大两岁，和她长得一模一样。两条褐色的辫子长得垂到胸际，蓝发结象一对蓝蝴蝶，在花衬衫

上静静地安卧着。和妹妹朱拉全然不同，她生性文静、稳重、端庄。对妹妹的邀约她并不在乎，沉着地从舞圈里站出来，面对大家说：“我建议凡是会唱的，都跟我同声歌唱！”随后，扬起脖子大大方方地高声唱了起来。

森林是多么美丽，
天气真正好！

大家为她的情绪所感染，忍不住，放开喉咙和着她歌声的节拍齐唱道：

打猎呀，打猎呀，
打猎我最爱好！
不管那天冷天热，
我打猎最起劲儿，
我爱幸福与和平，
我爱这大森林；
我爱幸福与和平，
我爱这大森林……

一边唱，孩子们又不约而同地牵起手来，拉成大圈子，跳起来，歌伴舞，舞助歌，一张张笑脸，一双双亮眼，活泼轻快的舞姿，优美动人的歌声，把大家的情绪推到了最高峰，都沉醉在美好的享受里。

汪格里、杨卡、尤里、尤夏一群男少先队员，也前来助兴，他们把自己带来的白鸽，从鸽笼里放出来，刹时间，白

鸽翱翔在蓝天下，真象朵朵白云在飘在飞，更给这欢乐的场景增添了不少浪漫而迷人的色彩。

突然，赤英一愣，她听见了刺耳的嗡嗡声，由西南方传来，而且越来越响越沉。呜呜呜呜，使她想起在中国日寇飞机轰炸和平乡村的情景，她紧张地循声望去，好多同学也循声望去，西边天上，黑乌鸦群一般，飞来的敌机，数也数不过来。这些祖国早已被德寇法西斯占领了的孩子们非常敏感，当即失声惊喊：“敌机！”

说话间，飞机已飞临上空。成群的黑老鸦似的家伙掠过头顶树梢，开始盘旋起来，连机肚上黑色的卍字旗帜的标记都看得非常清晰：

“卍字！卍字！”

“希特勒！”

“德国法西斯！”

“战争！BoǔHá！”

“BoǔHá!! 战争！”

一切再明白不过了，事情已来不及多想，伙伴们慌乱地喊叫着，四处躲藏。

该死的强盗开始了罪恶的屠杀，无数的炸弹扔了下来，轰炸声震耳欲聋，村庄浓烟烈火冲天，房倒屋塌，大人呼孩子叫，哭声、骂声，响成一团，乱成一片了。

犹太女孩儿罗扎天真地问：“BoǔHá! 到底是什么样子？”

赤英充满愤怒地回答：“战争就是死亡、流血、牺牲！战争就是屠杀、灾难、痛苦！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一样，烧、杀、抢，无恶不作……”

罗扎使劲搂住赤英，浑身都在打颤。她是十岁的小女孩，

那犹太人特有的棕色的卷头发十分好看。赤英紧紧地抱住她的头，两人不约而同，放声哭了起来。

这时候，藏在树丛里、大树下的同学们，全都放声大哭：“妈妈——！妈妈——！”“我要回家——！”“我要回莫斯科——！”二十一个从莫斯科来过夏令营生活的十几个国家的孩子哭喊连天，悲声一片。甚至连风中摇晃的高大的树木，也象是感应到人世的怨恨，而呜呜呜呜地哭泣了起来。

又一群刻有~~5~~字标记的敌机飞来，盘旋、俯冲、扫射、投弹，气浪冲倒了池塘边一幢小木房，田野里、村边、果园里，躺下许多奔跑着被击中的人们，哭叫、呻吟在血泊中，有的肢体被抛向半空又落下来，真是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恐惧万状的夏令营的孩子们，本能地抱紧身边的树干，埋身在灌木丛。罗扎失声喊：“血，血，我怕！”把头抵进赤英怀里。赤英也紧闭上眼。但那横躺竖卧、缺肢断臂的浸在血泊中的人们，却一直浮现在眼前，十分清晰。她干脆睁大了双眼，愤怒地注视着这目不忍睹的法西斯暴行，竟然忘记了哭。仿佛血液停止了循环，脉搏停止了跳动。她象一座石雕似的呆愣了。

战争来得太突然了。真象晴天里响霹雳，在头顶上炸开，人们还来不及醒悟过来，和平美好的生活就被破坏了，降临的是无限的痛苦和灾难。这是因为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采用了“闪击战”方式，向苏联突然发起进攻，天上飞机，地上装甲部队，企图一下子摧毁苏联西部防线和红军主力，向莫斯科进逼。希特勒扬言在十月革命节那天，要亲自在红场检阅他的法西斯军队，然后进一步灭亡苏联。在他们看来，只有灭掉苏联，才能为他们称霸欧洲和全世界扫除障碍、铺平

道路，所以，背信弃义，不宣而战，单方撕毁了与苏联曾经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突然向苏联发动了罪恶的战争。

地处苏联西部边陲的明斯克及郊区的诺沃耶尔良夏令营，最先遭难。这 21 个来自莫斯科的祖国早已被德国、日本法西斯侵占、蹂躏的孩子们，在苏联生活学习得十分安宁幸福，然而现在，他们都成了回不了家的无亲人可寻的“孤儿”了。

惊慌、恐惧、愁苦、焦急、思念亲人和祖国，占据了每个少先队员的心。他们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回莫斯科去！”大姐姐古丝姐喊着挥着手，“走啊，回莫斯科去！”

孩子们一下子拥到她的身边，拔腿就走。安娜老师——唯一的与他们同来的老师，文雅美丽，三十来岁，此刻，正一手牵着七岁的伊尔玛，一手牵着八岁的沃良走过来，她说道：“孩子们，这么远的路怎么能走回去？！这样吧，我先把小弟弟小妹妹们送到车站找辆汽车，再回来接你们！”于是，她带着五个七、八岁的小弟弟、小妹妹，在两位集体农庄庄员的帮助下，上路了。

“一定来接我们啊！”赤英他们无限期待地喊着，一直到安娜老师和小伙伴们走远，还对他们招呼着：“我们等着，快点儿来接我们啊！”

老师回身扬扬手：“耐心等着，我很快就会回来接你们的！”

他们远去了，看不见了，赤英们怅然若失地低泣起来……

二、人间圆月，何时有？

赤英，来自被日寇侵占的中国。她耳闻目睹了日寇的累累暴行，亲身经受过日本特务、汉奸卖国贼的跟踪与追捕，几次险遭毒手，终于侥幸脱险。所以，在伙伴们中间，面临险境和灾难，她是最能自持和自理的。她抚摸着胸前的红领巾，眼前闪现出解放区人民坚壁清野和学生们埋藏进步书籍与报刊时的情景…………她，黑溜溜的大眼睛一亮，一个主意在脑子里产生，她向身边的吉丝姐说了一声什么，转身便往外跑。一会儿，她来到村边那座熟悉的农舍小院——夏令营宿舍。宿舍的旁边有一个弹坑，坑边的泥土翻卷着。她心里暗暗地诅咒着法西斯强盗，径直走进饭厅中，还好，墙角处一堆废玻璃瓶子还在，这是同学们吃剩下的汽水、罐头瓶。赤英在其中翻找着，左挑选右挑选，最后她选定了一只较为粗大的菠萝罐头盒，拿在手里比试了比试，觉得够用，这才心满意足地走出屋。在水沟边，她又停住脚步，舀水将盒子洗净擦干，然后才来到路旁一个无人的地方，蹲下身子，正式开始她所要进行的工作。只见她在衣服上擦了擦手，看看上面确实已没有灰尘或水分时，才放心地抬手埋头，十分郑重地从脖子上解下红领巾，亲了又亲，吻了又吻，难舍难分地将它叠成手掌大小，装进盒内，封死盒口，抱在怀里，越过

秋庄稼地，跑过小河上的木桥，走进大森林，来到一棵参天的白桦树下，掏出削水果用的不锈钢刀，在离树根不远的地方挖了一个小坑，把心爱的红领巾连同玻璃瓶埋进去，填上土，踩实，再伪装上一些树叶，使其和周围没有什么两样时，又在白桦树根部，用小刀刻下一片洁白的树皮，露出鸡蛋大小的一块圆圆的树体。她抚摸着柔滑的树体，爱不释手：“这就是标记，这就是心爱的红领巾珍藏的地方。”她放心地站了起来，又一次凝望着这棵可爱的白桦树，它象亭亭玉立的美女，舒展着雪白的肢体，支撑着碧绿的伞盖，轻盈地舞动着……赤英看得入迷了，竟然忘记离去。

有谁把小手搭在她的肩上，吓她一跳。回头一看，是朱拉。朱拉也捧着一个塞好红领巾的罐头盒，蓝色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花：“我们都感谢你，中国的赤英！我要把红领巾和你的红领巾埋在一起。”

“啊，你……”赤英感到惊喜，原来她也跟自己想到一道去了，真有意思！其实，她哪里知道，朱拉是才向她学的哩！刚刚她做这一切时，朱拉一直尾随其后暗地模仿。此刻，当朱拉向赤英讲明了这一情况时，赤英简直懵住了，因为她没想到这个异国小朋友竟然会开这种恶作剧似的玩笑。不过，这种嗔怪心理转瞬即逝，最后她还是喜悦地笑着，非常高兴地接过伙伴的红领巾密盒，将其与自己的埋在了一起。随后两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都感觉到干完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两人面对面蹲着，相视而笑，猛然间，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彼此一倾身，紧紧地搂抱在了一起，两颗不同国籍的少先队员的心紧贴在一起，开始了她们牢不可破的友情。

朱拉活泼好动，在赤英身边蹦蹦跳跳，总想和她说话儿。

但见她紧紧闭着嘴巴，脸色严肃得吓人，朱拉只好忍耐着，同她一起奔回夏令营。

夏令营的环境舒适幽雅，用半人高的树桩围起来的小院，通风很好。敞开着的窗户，有的向着森林，日夜能听鸟鸣；有的向着花园，能闻百花芳香；有的向着果园，可以欣赏坠满枝头的苹果、梨；有的向着小河和草坪，草绿绿的，水清凌凌的，白鹅、芦花鸭在水中凫游，引得少年们经常跳进河里洗澡、游泳、消暑气。

现在，这一切依旧，然而，少年人却心事重重，愁容满面。希特勒这个恶魔，把战争灾难强加于人，一下子把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少年们推进战争深渊，一切欢乐生活一下子全没有了，和平、宁静、美好的夏令营竟成泡影！

赤英触景生情，好不伤心难过！

朱拉回到伙伴们中间后，说出了赤英发明的埋藏红领巾的办法，大家齐声道好，纷纷地仿效着做起来，很快也都隐藏好了自己的红领巾。然后，大家一齐拥到赤英面前齐声高喊：“谢谢中国的赤英！”“中国的赤英，为夏令营做了一件大好事！”

古丝姐纠正说：“应该说，赤英为夏令营做了第一件好事！今后还有第二件，第三件，更多更多件的好事哩！”她告诉赤英，大伙儿按她的作法，埋藏了自己红领巾。她以姐姐的身份，代表大家，在赤英的脸蛋儿上狠狠地亲了一口，亲热地抓住她的手，蓝色的眼睛坦率地望着她问：“你父亲是谁？”

赤英完全按照父亲的嘱咐回答道：“我父亲是中国有钱的医生。你和朱拉的父亲呢？”“捷克汽车工厂的技师。”古丝姐回答。



赤英不禁一笑，心里想：我知道你们的父亲是捷克共产党人、革命烈士，为捷民族和人民的解放献出了生命，瞒得还不错，汽车工厂的技师！这一点，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因为几乎全体伙伴们都是这么做的。

古丝姐是大家的姐姐，她的话常常有启发性。她说：“战争近在咫尺，赤英，你准备做些什么？”

赤英皱起粗黑的浓眉疾思着。

古丝姐用纯熟的俄语说：“有人说，德国法西斯到来时，我们能不能这样？”举起双手，作投降的姿势。

赤英不但看明白了，也听明白了。脸唰地一下变得铁青，怒吼似地高喊：“不，不，我决不投降！”

她，双目在冒火，象怒狮似的扑向古丝姐，用力摇着她问：“谁？谁要投降？”

大家全吓呆了。好半天才向她伸出双双大拇指，赞美道：“好！好！顶好！我们谁也不投降！”

“不投降！”

“不投降！”

“我决不投降！”

“我们决不投降！”

喊声震撼了夏令营，震撼着每个少先队员的心。

“我们也不投降！”八岁的沃良和美国黑孩小罗伯特闯进来喊道。他们是跟安娜老师回莫斯科去的。可怎么又回来了？大家把他俩围上，问长问短。一问不打紧，小伙伴几乎全惊呆了，他们带回来的竟是可怕的消息啊！火车站拥挤不堪。拥挤的程度，即使马铃薯也不能从人的缝隙里掉落到地上，到处都是往后方撤退的人们。这情景，连在人堆中停留一会都